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乾隆下江南 第六十二回 西禪寺胡惠乾驚變 大雄殿高進忠爭鋒

話說高進忠與中軍各官會議已畢，當下曾必忠道：「如此甚好，就照這樣辦法便了，諸位可即回署，預備時至三更，即便帶隊前往。高兄是隨中軍同去，還是獨自前往呢？」高進忠道：「悉聽大人吩咐。」曾必忠道：「莫若仍同他們一齊去，較為妥當。」高進忠當下也就答應。此時天已近晚，自中軍以次各官，均各告退回行，高進忠也即隨同中軍前去，大家回到衙門，即將所帶親兵及弓箭手等，皆暗暗傳齊，以備三更拔隊。方德回到家中，也與他父親的門徒伙伴言明一切，各人皆是磨拳擦掌，指望夜間將胡惠乾捉住報仇雪恨。諸事齊備，皆至中軍衙門取齊，大家又飽餐了飲食，又去稍睡片刻，養養精神。看看已到三更，當由中軍發令出來，這令一出，即刻各人拔隊起行。果真是人銜枚，馬疾走，到了街上，見兩旁店舖俱已睡靜，四無人聲，中軍督隊趕往前行，不一會，已到西禪寺，一聲哨子響，所有一千名親兵，皆手執長槍大戟，將四面圍繞起來，那一千弓箭手，挑選三百名能升高的，齊上了附近一帶居民房屋，其餘七百名，有站在西禪寺圍牆外面的，有在西禪寺各處牆門把守的，個個是弓上弩、刀出鞘的。佈置已定，只聽得一聲炮響，高進忠與方德二人，首先殺入。

且說胡惠乾此時已睡，忽聽炮聲響亮，又聞吶喊之聲，不知何意，趕緊起來，提了單刀，趕出來看。才出房門，卻好三德和尚也提著刀出來，彼此問道：「這寺外人喊馬嘶，卻是何故？」三德道：「恐怕不妙，說不定是官方派兵來圍困，捉拿我們。」胡惠乾被三德和尚這句話提醒，登時也有些驚慌，強自說道：「不管他甚麼官兵不官兵，我與你出去看一看再說，如果是官兵前來，不是我誇這大口，那些鼠輩有什麼能為？不過平時貪食拿餉而已。我與你殺上前去，將他殺個落花流水，叫這些狗官才不敢小視我們少林支派。」

三德道：「不是這樣說法，自古道：雙拳難敵四手。又道：『重賞之下，必有勇夫。眾怒之下，必然死戰。』」如果是官兵前來，必非一二百人，至少也有一千八百，任憑你我再有本領，豈能敵得他們如此之多？況你那些徒弟，稍有本領的不過數人，其餘都是仗著你的勢，在外哄嚇詐騙，胡作胡為，哪裡能與官兵對敵，若非官兵到此，算是我們大幸，設若果應了我的話，今番就有些不妙，必得早定主意。如果實是官兵，萬萬不可與他拒敵，還是及早逃走，去往福建少林寺暫避風波，隨後再看光景，或請至善禪師設法。賢弟今番可萬萬不能徒執己見，若再隨著自己的性子，難保無殺身之禍。」

兩個人一面走，一面議論。正望外去，忽見那些徒弟，慌慌張張跳了進來，說道：「師父不好了，外面不知有多少人馬，將我們這一座西禪寺圍得水泄不通，但聽吶喊之聲，皆道不要放走你老人家，請師父速速定奪。」胡惠乾一聞此言，也就吃驚不小。當下三德道：「賢弟不必如此，我們可趕緊升高逃走，料想前後門是走不出的。」胡惠乾此時也只得答應，正欲轉身而去。忽見大殿屋上，兩條黑色影子一晃，撲一聲跳下屋來，接著大喝一聲道：「強徒向哪裡跑，認得爺爺麼？」說著一刀便劈進來。胡惠乾一見，也就趕忙將刀招架住，回言罵道：「爾這小子何人，老子向與你無仇無隙，爾膽敢前來與老爺作對？爾可通下名來，待老子取你狗命！」

高進忠道：「該死的狗頭，爾且聽了，爺爺乃白眉道人門下高進忠是也，只因咱在蘇州，途遇師兄方魁，知道爾在廣東無惡不作，近與機匠逐日尋仇，殘害百姓。爺爺又善觀相法，知咱師兄一家遭難，為爾殘殺。似此殘忍，若不將爾拿住，未免有負上天好生之德，所以爺爺特奉聖旨前來，會同巡撫帶兵拿你，爾如放明白些，早早受縛，或可免碎屍萬段，若再自恃，可不要怪爺爺無情了。就使爾與機房內的人，有殺父之仇，又何致遷怒白安福？即使白安福維護機匠，爾因此遷怒，也還勉強可說，為什麼方與母子全行殺死，這是何說？而況他是奉公差遣，身不由己，爾只自恃其勇，不顧情由，天下哪裡容得你如此大惡。似爾所為，天理何容，國法何在？」

胡惠乾聽罷，不由大怒道：「好小子，爾既是白眉道人的門徒，又稱是奉旨來的，老子迴避你也不算是個好漢，老子且問你，咱倆是個比拳腳，還是比兵刃？」高進忠道：「爺爺不問甚麼拳腳兵刃，只要將你捉住，送官治罪。」胡惠乾不待高進忠說完，便一刀砍去。高進忠見他一刀砍到，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當下用了個鳳凰單展翅，將他這一刀讓了過去，隨即用了個老樹盤根，這一刀向胡惠乾腰下砍去。胡惠乾見他這一刀來得厲害，即趕著用個燕子穿簾跳出圈外。高進忠見他讓過，即刻改了個鯉魚翻身，又是一刀向胡惠乾肋下刺去。

此時胡惠乾正掉轉身來去撲進忠，哪知高進忠的刀已到，即將手上的刀向上一架，趁勢向左邊一撥，掀在一旁。隨即使了個老鷹探爪，直向高進忠的心窩刺來。高進忠說聲：「來得好！」即將刀向心窩護定，等他的刀逼近，高進忠便一撒手，用足二分力，擬把胡惠乾的刀就此打落。哪裡知道胡惠乾早看得清楚，知道他要這毒著，便趕緊將刀收回，不使高進忠的刀沾靠。

高進忠這一刀才要望上去撥，只見他的刀已經收回，心中暗道：「這斷果然厲害，若非我看得留心，就要上他的算了。」也就將刀按住不發出去。胡惠乾見他按刀不動，也是暗道：「看他這刀法精強，果然不差，白眉的徒弟，還比方魁的刀法強多了。」一面暗想，一面又是一刀砍來。高進忠也就著著留心，也就趕著躲避，心中一想，我何不如此如此，就可拿他。主意已定，就將手中刀先向他下半身虛晃一刀，胡惠乾才要來格，立刻就使了個聲東擊西的妙法，向胡惠乾面門砍過來。胡惠乾也知道這些法，於是即招攔架格，將高進忠一套聲東擊西的刀法擋過。高進忠見此法仍不可以取勝，又想換別法擒他，哪知胡惠乾早已想定，也用了一路花刀的妙法，向高進忠舞來，只見上八刀、下八刀，前後左右，一路八刀，共計八八六四刀，如雪花飛舞一般，真使得風雨不漏。

高進忠一看，知他用的是花刀法，如在旁人，就不能識破他這花刀，幸虧高進忠是個會手，又是白眉道人的門徒，這些刀法，怎能瞞得過他，因大笑道：「好小子，爾在你爺爺面前，班門弄斧，打量你這花刀爺爺不知道，不能破你的麼？你使好了待爺爺就在這花刀上擒你便了。」說著將身子立定，把手中的刀向中間一分，又似童子拜觀音，又似金雞獨立的招式，只見他手只一送，將刀送進胡惠乾的刀光裡面，也就一刀一刀飛舞起來。胡惠乾的花刀雖則厲害，哪知高進忠這一套刀法，較之尤甚。

原來他這刀法，叫做兩打殘花，是專破花刀的絕技。少林一派，除至善禪師、五枚大師、白眉道人、還有馮道德這四個人，此外就是高進忠曉得，其他更無人會使了。胡惠乾會使那花刀，卻不知有破這花刀的妙法，在對敵之時，也不過是招攔架格，實在看不出是破花刀的樣子，哪裡知道，最後一刀只聽高進忠喝道：「著！」胡惠乾吃驚不小，只見高進忠一刀向他手腕砍來，如果那一刀被他砍著，這隻手腕必然斷為兩截。胡惠乾知道不妙，若要去格，萬萬來不及，若用旁法去解，又萬萬沒有解法，是一個絕妙的撒手。胡惠乾知道厲害，只有一法，除將手中刀拋落下來，棄刀而逃，再無別法。胡惠乾也只得如此，立刻手一鬆，將刀拋落，急望後一退，登時一縮身，已縱上大殿屋簷，撒腿就跑，畢竟胡惠乾逃得性命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